

论文化情境对工匠创造的影响

张 慧

(沈阳体育学院 思政课教研部, 辽宁 沈阳 110102)

[摘要]文化情境是对工匠的创造力产生影响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等所构成的客观环境,具有动态性、冲突性和情绪性,影响工匠创造主体特征以及工匠创造产品品味的形成。文化情境对工匠创造主体特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对工匠技艺水准的认可和期待、制度文化对工匠创造组织的制约与规范以及观念文化对工匠创造观念的选择与导向。文化情境对工匠创造产品品味的塑造,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差异与产品风格差异、审美文化观念与产品概念演进以及文化趣味、生活方式与产品样式变迁。探究文化情境对工匠创造的影响及与创造产品的关系,对营造适宜激发工匠创造力的文化情境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情境;工匠;创造主体;创造产品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1-0029-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1.005

The Influences of Cultural Context on Craftsman's Creation

ZHANG Hui

(Departmen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Shenyang Sport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102,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context is an objective environment composed of artifact culture, institutional culture, concept culture and so on, which effects the creativity of artisans. It has three features, namely, dynamic, conflict and emotionality. Cultural context can decid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aste of craftsman's creation; the former is mainly reflect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expectation of craftsmanship in artifact culture, the constraints and norms of craftsman creation in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the choice and orientation of craftsman's creative ideas in concept culture; the latter is reflect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product style, the evolution of aesthetic cultural concept and product concept,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cultural interest, life style and product styl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influences of cultural context on craftsman's cre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ontext and produc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reate the cultural context suitable to stimulate the creativity of the craftsman.

Key words: cultural context; craftsman; subject of creation; product of creation

工匠作为重要的技术主体,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进行社会生产的重要力量。工

匠的社会性生产活动是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的,他们被社会文化环境塑造,与环境相互作

收稿日期:2019-07-25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8DZX005)

作者简介:张 慧(198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哲学博士,讲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科技创造方法论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用,与他人相协调,并以合适的方式改变和影响环境。不同社会的文化情境成为工匠创造力形成和发展的“情境”,工匠的创造力就是在自己赖以存在的“情境”中得以实现。

一、文化情境是影响工匠创造的主要情境

文化情境是对工匠创造力产生影响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所构成的客观环境,具有动态性、冲突性和情绪性。文化情境制约着技术发展,毕竟工匠无法脱离文化整体情境,工匠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和文化之中,并与特定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文化结构相联系。工匠是器物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器物文化则是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器物固化了观念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制度文化,如中国古代的建筑形制就反映了古代的政治制度。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样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通过工匠塑造器物而凝聚下来,因此文化也理所当然应当作为工匠创造的主要情境。

文化情境是孕育工匠创造力长期而深厚的土壤,为工匠创造力深层次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往往只是强调单向地作用于受众,包括知识、信仰、习俗等,而文化情境则强调双方或多方在不同文化影响下所产生的态度、行为和活动,反过来又作用于文化,产生新的文化内容,形成新的文化情境。文化情境从文化总体上强调文化的氛围,包括文化观念等可观察的文化:物质文化、社群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不可观察的文化,即共有的意义象征系统^[1]。其中,物质文化是技术发展的基础。工匠创造出的技术人工物也表征着一定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器物展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

文化情境对工匠创造力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我们通常却意识不到。为此,本文从工匠创造主体和创造产品两个方面着手,探析文化情境如何影响工匠创造主体特征和工匠创造产品品味的形成。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工匠是具有传统技艺的现代工匠,是与从事现代机器生产的工业生产者相对应的传统手工

业生产者,主要在家庭、作坊或手工工场里从事劳动生产。

二、文化情境下工匠创造主体特征的形成

文化情境对工匠创造主体特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器物层面的文化之所以会对工匠制作技术产生影响,因为器物是技能和物质文化的凝结,看到器物,就会悟到器物内涵的技术品质和文化创造性。制度文化情境影响工匠的创造行为,或促进或约束,总体上达到一种平衡。观念层面的文化情境则体现了工匠精神对于工匠价值观念的塑造。

(一)器物文化对工匠技艺水准的认可和期待

器物文化,指的是人类活动有意或无意的留存物,包括远古和现代的建筑物和人造物品,这些物品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洞察力,用以透视人们感知和适应其生活的方法^[2]。实质上,这是人类为了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而发明的一系列技术系统。为了适应自然,所有的人群都产生了一套有效的技术系统,只是复杂的程度不同而已^{[3](P5)}。器物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如衣、食、住、行)为目的,既包括人们的生产方式,又包括由人类加工自然物所创造的各种器物,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4]。器物文化直接表现在工匠所工作的环境、日常的生活需要之中,反映了工匠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揭示了社会的生产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是整个文化链条的基础层次。人与环境的互动造就了器物文化。器物文化对工匠制作技术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同国家地理位置不同,造就了不同的资源和物产。即使同一个国家也可因为地域的广阔而提供不同的物质条件,如树木、土壤、河流、矿产、能源等,这便限制了工匠所能使用的物质材料。对熟悉的材料,工匠便可以更好的雕琢利用,对稀有的资源材料,则很少有工匠可以掌握相关制作技艺。物质文化会影响器具的制作技术,如果某地区陶土肥沃丰厚,这个地

区就容易产生良好的陶瓷制作技术。如果这个地方玉石资源丰富,可能玉石加工技术就很发达。由于国际物流贸易的发展,为了做出更精美的产品,很多人不得不从偏远的国家和地区,哪怕付出高昂的费用也要进口制作产品所需的更为优质的原材料。

其次,生产方式是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工匠创造出来一些物质产品,如工具,都是文化的有形部分,体现了工匠的观念、需求和能力。工匠大多运用手工生产方式,熟练掌握工具制作技术,能够使用和改进劳动工具。工具的发展和技术的演进同步地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进程。器物文化会影响工匠制作产品时所使用的工具,工匠的制作技术同时受工具水平高低的限制。

再次,器物文化是工匠创造力的外显成果,反映了历代工匠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水平,是对工匠技艺水准的认可和期待。工匠通过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使技术人工物的形态和功能不断改换,制作出各类产品成果。如日本的宫殿木匠制造出法轮寺和药师寺中宏伟的木构建筑。工匠先前留下的技术人工物会为后来工匠的制作技术产生影响。原有的器物文化也会限制工匠接下来的创造活动。器物文化与生命的节奏不是同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更为短暂。器物文化提供了一种人类能够制造不同产品的基石。

(二)制度文化对工匠创造组织的制约与规范

制度文化,指的是人们的行为和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规范或制度^{[3](P67)}。这实质上是为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制定的系列规则。每个人都生活在群体之中,都在不同的群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制度的作用就是规范每个人和组织的行为^{[3](P5)}。人与社会的互动生成了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对工匠创造组织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官方的匠籍制度和民间的学艺制度

都表现出一定的等级性。在清初废除匠籍制度之前,工匠受政府的匠户等户籍制度的限制。工匠职业终身受官方指导,政府规定着工匠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规范,其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工匠的学艺制度包括学徒制度和家族传承制度。要传授匠艺,必须有个制定标准和指导训练的人,师傅和家族的技艺传承人都享有较高的权威。收带徒弟制度,是手工行业组织制度中必有的内容,以限制工匠创造组织中人数的增加,明晰师徒间的关系与义务,保证生产劳动正常进行。

其次,每一门职业都有自己的制度,工匠受本行业的工匠制度规约。合理的工匠制度用以保障工匠组织的有效运营,以维持工匠之间、工匠与顾客之间的关系,规定着工匠活动的方向、方法和式样。制度文化是工匠间公认的生产实践活动的精神指导或准则。工匠在学习和使用技艺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工匠的制度。例如,诚信地对待雇主,不欺诈雇主,专心做好每一件产品,力求完美,以达到社会组织对工匠的认可等。景德镇传统民窑业中各行帮都订有各自的行规制度,违反了其中的行规,就要受到惩罚。西方国家同样拥有关于某项技艺的行会制度,如银匠,一旦进入行会,就要遵守行会的规范,精心制作产品,不欺诈顾客,按时纳税。受制度文化限制,有些工匠组织限制女子进入该领域,而有些组织则限制男子进入。

最后,工匠的工作场所一般是家庭、作坊或手工工场,具有其特有的组织文化。工匠所存在社会的经济制度、体制及运行机制都会影响工匠组织的创造力。社会生产制度的好坏会影响社会的富裕程度,会影响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以及工匠创造组织的产生。民间手工业往往都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广西贡川的纱纸生产组织就是以家庭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工匠同时会同周边的环境和其他的组织发生关系,工匠的创造力可能通过团体中的个体间互动而发生。工匠组织内部的紧密合作与群体忠诚感会使整个团队更有创造力,再次引导社会

阶层的划分,重新进行工匠组织经济资源和声望的排序。对工匠组织文化的了解,往往是从认识工匠规范开始的。日本秋山木工学校的现任掌门人秋山利辉在自己的学徒过程中除了掌握工匠技艺,还悟得了一名工匠应有的举止和礼仪规范,因而制定了一套长达八年的独特的人才培养制度和“匠人须知 30 条”准则,使工匠在学徒的过程中牢固掌握作为木匠的一些行为规范^[5]。

(三)观念文化对工匠创造观念的选择与导向

由人类长期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蕴化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等,构成了文化的精神层次。它是整个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重要标志^[6]。精神层面的文化,即心理文化或观念文化,指的是人们用来解释经验、生成行为的抽象的价值、信念以及世界观^{[3](P67)}。这可以引导人们调节心理问题,以及处理人与自我、权威与价值等精神方面的问题。

人与自我心理的内在互动形成了观念文化。将手工艺看作是习俗、观念和信仰的庞大体系中的一部分,才能充分理解掌握任何一种传统技艺的工匠^[7]。观念文化对工匠创造观念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工匠的创造观念体现了工匠求新求异的工匠精神。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工匠精神进行探讨:有学者认为,“工匠精神是一种思维状态,而不是指向未来的一些兴趣或技能的集合”^[8];也有学者认为,工匠不仅仅把工作当作赚钱的工具,而是树立一种对工作执着、对所做的事情和生产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以及追求极致、专业、专注的信念^[9];还有学者认为,工匠精神的哲学内涵可以概括为一种祈真、至善、唯美的职业信仰^[10]。工匠精神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凝聚着无数工匠的智慧和心血,传承和发展了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其次,工匠的创造观念体现在工匠的技术和艺术的价值取向上。在技术方面,每种产品

都有特定的技术标准和要求,需要按照其操作步骤,“毋作淫巧”;在生产过程中,提倡变通和创新,反对一味地机械照搬。工匠们更专注于通过思想创新改变我们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在艺术方面,追求产品的美感成为首要追求,对审美层次的高要求,促使工匠创造出多种流传于世的精美作品,在注重产品创新的同时注重美感。我国广西地区的红瑶女性服饰就运用蜡染、挑花、织锦等工艺手法进行装饰美化^[11]。

最后,工匠的创造观念受到个体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影响。工匠的祭祀信仰影响其创造观念,每个行业几乎都崇奉祖师或其他有利于凝聚人心的神灵,定期举办祭祀活动。西方国家信奉的是基督教,宣扬的是神创论,相信神创造了万物。对器物 and 工匠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注重器物的神圣性。东方文化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强调工匠道技合一,尚技巧且世代相守,达到技能的出神入化、人器合一的境界,创造出更多具有美感和经济价值的产品。由于文化信仰的地域性差异,工匠的创造观念因而产生较大的差异性。

从整个文化体系定义出发,文化的三个组成层次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者之间是动态的、相互关联的。器物文化是文化系统的基础,它是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制度文化是器物文化的保证;观念文化则是整个文化的集中表现^[12]。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者并不是分离的,他们是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统一整体,共同影响着工匠创造主体特征的形成。

三、文化情境影响工匠创造产品品味

文化情境对工匠创造产品品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审美文化、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地域性的环境约束和地域文化差异形成了不同风格的产品。审美文化观念的发展与变化,促进了产品概念的演进,文化趣味的转向与多元化,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影响产品样式的变迁。

(一)地域文化差异与产品风格差异

地域是从大的地理范围和文化积淀划分的文化概念,它涵盖更大空间和范围。同时,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有学者指出,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13]。文化的地方性是构成文化差异和组成文化多样化存在的基础。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差别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和审美思维方式形成了不同风格的产品。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风格是精神与心灵的创造,通过某种独特的易于识别的形式,确定其在人们视觉中的“外观”^[14]。产品风格即展现了工匠产品独具特色的外观,不同的历史背景、人文环境必然会对工匠的思想和创作风格产生影响,工匠产品的器物造型风格自然会受到当时的文化和时代背景的影响。

地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地域文化涉及到不同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民间手工艺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是由自然因素(如地理与气候条件、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与文化历史因素(如风俗习惯)所决定的,由此决定了不同地域中的工艺方向,如器物的材料及其结构特点,器物的形体、色彩、纹样^{[15](P12)}。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历史与风俗习惯、国民的风气都能对工匠产品的性质、风格有明显的影响。日本文化表现出东方式的抽象、空灵与虚无的美感。由于资源比较匮乏,资源能源节约、最小化原则与简洁等构成了设计中的极少主义,因此形成少而精的简约风格,且追求民族情调,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注入了不少流行时尚的风格。德国人严谨和遵守规则,坚持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的设计理念。德国的产品都是理性化、高质量、功能化的风格,产品风格上的简洁有时甚至让人感觉到冷漠^[16]。中国的器物博大,朝鲜的器物寂静,日本的器物秀润,这些都是由自然与历史所决定的,工匠制

造的产品显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17]。即使在中国,山东淄博与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也都体现了各自不同的产品风格。

某一地域的产品,都会反映当地的习俗变化、地域风光与风土人情等。仅仅就我国而言,一定地区的工艺产品的题材、形式、风格和主题都是由该地区的地域文化综合影响的。工艺产品的内容反映了这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变迁,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差异也造成了产品的风格差异。虽然随着国际交流的密切,世界文化向着趋同的方向发展,但文化还是展现出地方性的差异,地域文化足以左右工匠产品的风格。地域性的环境约束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对工匠制品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都有着深远影响,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民族文化艺术的融合以及审美情趣的差异,造就了不同地区工匠产品风格的差异。

(二)审美文化观念与产品概念演进

审美观念受到文化、时代、民族、年龄等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异是形成审美观念差异的重要成因,所有的产品设计都受到了文化差异、审美差异的影响和作用。“审美文化”最早由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著名美学家席勒提出。他认为,“审美文化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经验和所创造价值的积淀,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形成并贯穿文化一切领域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范畴。”^[18] 审美文化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又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社会遗传”而继承下去^[19]。国内美学界对“审美文化”这一概念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有两种:(1)专指当代文化或特指当代的大众文化;(2)与大众文化对立的自觉追求审美的文化。审美文化是具有一定审美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或产品,它不仅包括当代文化中的审美部分,也可涵盖中西方乃至全世界大众文化中的有审美价值的部分^[20]。

古代工匠的社会地位较低,制作产品的格调不高,所制作的实用器物受到轻视。现代美的器物得到广泛传播,逐渐形成了产品的概念。

人们认为工匠制作的产品是有价值的美的事物,美的事物并不是唯一的,不是只有天才和艺术大师才能创造美的产品。古代产品的美是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之上的。古代社会人们在审美方面追求通过精雕细琢而制作出来的美轮美奂的产品,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更追求时尚简约的产品。陶瓷工匠不同的技术能力和审美能力及价值观念,会导致不同的创新方式。要使一种艺术传统永世长存,就必须创造新作品。而这种新作品的形成,往往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新作品。工匠的创新所代表的是这个时代大众的审美观和价值观^{[21](P160)}。

造物是文化的产物,造物活动是人的文化活动。造物本质上是文化性的,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的造物和造物活动作为最基本的文化现象而存在,它与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同步,并因为它的发生才证实文化的生成;二是人类通过造物和造物活动创造了一个属于人的物质化的文化体系和文化世界^[22]。人类对制作或制造活动的反思,促进了产品概念的发展。审美文化观念的发展与变化,促进了产品概念的演进。之前的审美文化观念只注重产品的美观,但随着社会生产消耗的增多,绿色产品、生态产品、环保产品等文化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出现了伦理审美化的特征,新道德观念需要借助具体的产品形式表达出来。

(三)文化趣味、生活方式与产品样式变迁

文化关涉到人们与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文化表达了一个社会的哲学思想、意识形态和复杂的文化现象,它以物质的方式来表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受众的文化水平影响着文化趣味,文化趣味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为了适应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喜好的改变,产品样式设计也必须不断进行创新。任何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个人审美趣味不可能完全一致。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的压力较大,周围充斥着多种单调、媚俗的低端文化产品,文化趣味具有差异性 with 多元化。现在较为流行的网

络文化和电视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大众喜欢购买网红产品,也喜欢购买所喜欢的明星代言产品。这时,有一部分人开始对传统文化产品具有较高的追求,更喜欢传统样式的高端文化产品。

工匠突出的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方面。传统器物中的民间手工艺制品,就涉及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民族的生活智慧、本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信息,具有生动质朴、刚健清新的品质和强烈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气息^{[15](P5)}。开始于中世纪的工匠行会组织,使家庭贫困、地位低下的工匠们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形成了一个利益与协助共同体,同时也使他们的产品丰富起来。工匠行会组织中所奉行的信仰,授予了工匠产品样式的传统。随着民众文化趣味的变化,工匠在材料工艺选择上尽量贴近现代生活审美,对产品样式进行细分,满足不同群体消费者的需要。随着全球化的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工匠们选择生产适合不同地区文化特点的产品,以迎合各类消费群体。例如,每个陶瓷消费市场对仿古品种的需求都不一样,销往缅甸和泰国的产品主要是仿清三代的珐琅彩和粉彩,而北京和上海市场则喜欢仿明清的青花瓷,中国台湾和福建也是喜欢仿清的粉彩^{[21](P97)}。

民族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志、制度的规约,又有具体社会生活方式、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15](P14)}。在生活中,人们需要合乎自己趣味的、舒适的生活方式,尤其需要以美的事物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由此获得情感的愉悦。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在承受着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影响了人类日后对生活方式的选择^[23]。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了工匠所生产的产品样式的差异。富裕阶层希望购买奢侈的、华贵的、独一无二样式的器物,而平民阶层希望购买实用、大众样式的产品。现代社会,人们开始追求健康、美好、绿色、和谐的生活方式,工匠创造主体应

该基于和谐文化设计理念创造更多产品,以满足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对工匠创新精神的最好诠释。

四、结语

任何工匠创造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工匠创造主体处于广泛和复杂的情境之中的劳动成果。影响工匠创造的文化情境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与工匠互动的具体环境,也是一种能够影响工匠的思想、行动的具体的客观因素。本文基于文化情境视角,探究文化情境下工匠创造主体特征以及对工匠创造产品品味的影响,丰富了情境理论和工匠创造力研究成果。工匠创造情境的研究,虽然阐释了工匠个人内在动机和外部情境的互动,但依然缺少整体性的研究。本文对工匠创造力的研究尚有些粗浅,对当前研究不足的清醒认识为我们未来的研究留下了创新的空间。我国缺乏全面、系统、深刻的对创造情境的研究。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技术与创造情境之间的关系。面对创新主体创造过程中所处的情境,从技术认识论的视角寻找一条合理的激发技术主体创新的路径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李波.审美情境与美感——美感的人类学分析[D].上海:复旦大学,2005:98.
- [2] [美]诺曼·K·邓津,[美]伊冯娜·S·林肯.定性研究: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第3卷)[M].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747.
- [3] 周大鸣,秦红增.文化人类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 [4]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理论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
- [5] [日]秋山利辉.匠人精神[M].陈晓丽,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
- [6] 邹春生.物质·制度·精神:客家文化的层次结构——一种基于文化学视野下的学术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2):68—71.
- [7] [英]爱德华·露西·史密斯.世界工艺史——手艺人社会中的作用[M].朱淳,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26.
- [8] [美]亚力克·福奇.工匠精神——缔造伟大传奇的重要力量[M].陈劲,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32.
- [9] 付守永.工匠精神——向价值型员工进化[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3:1—2.
- [10] 黄正荣,张浩.工匠精神与工程理性的哲学认知[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5—20.
- [11] 徐昕.民族文化旅游与红瑶女性传统服饰的复兴——以广西龙胜和平乡大寨村为例[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08.
- [12] 李大农,李福种.经济文化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
- [13] 田中阳.论区域文化对当代小说艺术个性形成的影响[J].中国文学研究,1993(3):67—72.
- [14] 刘宇.地域文化差异对艺术家风格的影响[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50.
- [15] 陈斗斗,卫巍,张煜.传统器物考察与创新[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 [16] 林昇.德日产品形态比较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6:25—26.
- [17] 柳宗悦.工艺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8.
- [18] 金亚娜.审美文化的概念和结构[J].求是学刊,1990(6):53—58.
- [19] 叶朗.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2.
- [20] 朱立元.何为“审美文化”[J].大连大学学报,1998(1):66—72.
- [21] 方李莉.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160.
- [22] 吕欣.传统造物观对现代产品设计的启示[D].长沙:湖南大学,2005:7.
- [23] [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